



11

7条 4
5143
24-14



所保生
號 5143
卷 24-14



唐會要卷五十六

宋

王

起居郎起居舍人

並兼錄文案

貞觀二年移起居舍人於門下省改為起居郎顯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改為中書省起居舍人兩員品同起居郎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咸亨元年復為起居舍人天授元年又改為左右史神龍元年復為起居舍人

蘇氏曰貞觀中每日仗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

唐會要

卷五十六

一

唐會要 卷五十二
一
卽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
爲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
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
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爲故事

貞觀元年上問中書令房元齡曰往者周隋制勅文案
並在否元齡對曰義寧之初官曹草創將充故紙雜用
今見並無太宗曰周隋官蔭今並收敘文案旣無若爲
憑據因問中書侍郎劉林甫曰蕭何人關先收圖籍卿
多日在內何因許行此事林甫對曰臣當時任起居舍

人不知省事上謂公卿曰爲長官不可自專自專必敗
臨天下亦爾每事須在下量之至如林甫卽推不知也
又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卽思此言於百姓
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兼起居杜正倫進曰
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
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
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上大悅

開元十五年禮部尙書蘇頌卒優贈之制不出起居舍
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

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也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世傳忠清頲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謨猷出總藩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帷蓋之舊念股肱之親循先朝之盛事鑒晉平之遠跡爲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上卽日舉哀洛城南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

貞元十二年正月宰相賈耽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所注記何事憬奏曰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言有事隨卽記錄今起居之職是也國朝自永徽以後起居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所注記但於制勅內採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璿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事政要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旣有時政紀宰相宜依故事爲之

元和十二年九月勅記言記事史官是職昭其法誠著在典常如聞近者難得詳實思有釐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後如有事可備勸誡合紀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綴錄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爲常例自隋氏因前代史官有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貞觀初置郎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置之分侍左右仗下秉筆隨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得詳錄若伏在紫宸閣內則夾香案分立殿下正直第二螭首和墨

濡翰皆卽螭首之坳處由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旣密侍號爲清美永徽之後始與百官仗下俱退長壽年中姚壽爲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臣一人撰錄軍國政要號爲時政紀隨月移之史官館及起居旣錄自宰臣事同銘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旣而歲月稍久樞務復繁注記漸簡未幾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二而左史所守猶因於制勅時存筆削至於左史職在記言但編集詔書繕寫而已至是起居舍人庾敬休上疏求復故事累請於時宰臣

皆樂復焉既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稱美十四年十月出起居舍人裴潏爲江陵令上近年垂意方士及李道古薦柳泌上益信金丹藥石之說推心腹之無疑焉先潏抗疏論諫聽用方士故及於貶或有竊知者傳言時頗惜之其疏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惟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育黎元自踐阼以來剗積世之妖兇開削平之

洪業而又敬禮宰輔待以始終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能及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薦送漸多臣伏見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世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恐人聞豈有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奏有夸衒其藥術者

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僞敗露曾不恥於遁逃如此情狀豈可深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食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地生以奉人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之福若夫石藥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之燒治動經歲月旣兼烈火

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至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皆奸僞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丹之藥伏乞先令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眞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

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於此矣伏以貞觀以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侍臣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本職也太和九年十二月勅宜令起居郎起居舍人准故事入閣日贇紙筆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開成三年魏謩自左補闕授起居舍人紫宸中謝日文宗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圖書詔謩對曰比多失墜

惟簪笏見存上遂令進來時宰相鄭覃奏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鄭覃殊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也謩將退又召誠之曰事有不當卽諫論奏對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爲起居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文宗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兼值宏文館

大中六年九月勅郎官御史遺補皆有月限唯起居未有分明制置自今以後特恩超擢外宜中滿二十個月爲改轉

左右補闕拾遺

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勅記言書事每切于旁求補闕拾遺未宏于注選瞻言共理必藉眾才考以登賢期之進善可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從七品左右拾遺各二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行列次于左右史之下仍附于令至天授二年二月五日各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十二月一日補闕拾遺各置內供奉兩員又七年五月十一日勅補闕拾遺宜各加置兩員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戎夏不雜自古所誠

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已久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辯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世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簡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更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向

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皆失計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氍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從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狐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曰國

家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民猶不以示之況於夷狄乎又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尙不可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臣竊計漢初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

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賢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面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正當劫邊人縉綵翹葉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邪當今皇風遐覃含

識革面凡有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愚臣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防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在中國亦可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通天二年六月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比賊散懿宗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爲誑誤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百姓等素無良吏教

習城池又不完固則畏懼苟且從之今請殺之切將違背天道而懿宗擁強兵十餘萬聞賊將至輒退走保城池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草澤誑誤之人以求自免豈是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羣官愕然謂之切當遂令魏州刺史狄仁傑充使安撫流移後聖歷二年右補闕朱敬則告絕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彊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急耕疾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趨進變詐

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秦潤之以清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旣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病尙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闡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治之

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皇帝之貴此則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祖排二子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遠廬禮樂者聖人之陳迹然則祝詞向畢芻狗須焚滄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尙舍況輕於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

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跡膠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遠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

法制立章程下怡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刊萋菲之牙角
頓奸險之鋒鋸杜告訐之源絕羅織之迹使天下蒼生
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贈后父韋元貞爲上洛郡王
左拾遺賈受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其非劉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
垂範將來爲皇王之令圖子孫之明鏡匡復未幾后父
有私臣庸愚何知不可史官執簡必直書今萬姓駟然
聞一善令莫不歌頌向風忻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

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而先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固
雲生於膚寸使木起於蘖栽誠可惜也如渙汗已行憚
改成命臣望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宏讓之風彤管
著謙沖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得而稱

三年八月節愍太子誅後兵部尚書宗楚客侍御史冉
祖雍共誣安國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連謀請收付
制獄右補闕吳兢上疏曰臣聞庶物不可以自生陰陽
以之亭育大寶不可以獨守子弟成其藩翰武王聖主
也成王賢嗣也然封建魯衛以匡社稷所以龜鼎相傳

七百餘載始皇絕昭襄之業承戰爭之弊忽先王之典制比宗親於黔首孤立無輔二代而亡及諸呂用權將傾劉氏朱虛爲其心腹絳侯作其爪牙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國之安危在於藩屏故設官分職先親後疎且安國相王者陛下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今賊臣同謀欲寘極法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伏願陛下降明旨曉羣邪下全棠棣之美上慰罔極之心則羣生幸甚

景雲二年左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曰臣請以有唐

以來治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爲陛下聽之太宗文皇帝陛下之祖得至治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之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造寺觀而福德日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自古帝王未有若斯之神聖也陛下何不取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錢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千萬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

停兩年之帛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水旱不調享國不永受終於兇婦人此陛下之所眼見何不棄而改之今陛下族阿韋之兇宗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文皇之治本不忍棄孝和之亂階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內不改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獄燕欽融見殺於

紫廷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旣死矣主亦危矣是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於國臣今日愚言亦當代之直伏惟察之

先天元年正月大酺睿宗御安福門觀百司酺宴經月不息右拾遺嚴挺之上疏曰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無相奪倫不致生弊且臣卜其晝史策猶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路上置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也雖則警夜伐鼓通

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爲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陛下近猶不恤況於遠乎臣以爲三不可也其元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顛顛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已薄於眾望醜則過於往年王公大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稅損萬民之財營百戲之資臣以爲四不可也伏願晝則歡娛暮令休息若令兼夜無益聖明從之

廣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勅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

陳時政得失

永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勅諫官奏事不須限官品次第于每月奏事官數內聽一人奏對

大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勅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封狀以進

十二年七月賜右補闕姚南仲緋遷左拾遺何士幹爲左補闕時葬貞懿皇后代宗恩寵所屬令繕陵寢邇章敬寺後爲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南仲等上疏極諫代

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因錫南仲緋遷士幹之官以褒之是日遣內常侍吳承清宣諭百僚令付史館

元和元年九月以拾遺杜從郁爲祕書丞郁司徒佑之子初自太子司議郎爲左補闕右拾遺崔羣韋貫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于是降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于是改授

十五年八月山陵始復土先是追邠寧節度使李光顏

徐泗節度使李愬赴闕或言欲及重陽節與百寮內宴拾遺李珣宇文鼎温會韋瓘馮約等上疏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蓋苟有所見卽宜上陳況臣等爲陛下諫官食陛下美祿豈得隱默孤負恩榮臣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追光愬及重陽令節欲內宴百寮倘誠有之乃陛下親羣臣宏德澤之慈旨也然使以元朔未改園陵尙新雖陛下當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適去于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遏密弛禁蓋爲齊民合讌內廷事將未可

唐會要 卷五十六
夫明主行爲天下則言爲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如綸苟紊皇猷徒彰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徒薪義實在此其李光顏李愬久統戎旅皆有忠勞今者時當盛秋務拓邊寇及至之日陛下降恩召見詢訪才謀裒其舊勳付以疆事如此則與夫歌鐘賜宴酒食邀歡固不同年而語矣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施號發令無非孝治因心屢形於詔勅行已實感於人倫惟在敬慎威儀保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貢狂言懼不允當伏待刑憲

寶曆元年閏七月右拾遺薛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奸邪恣行上曰更諫何事拾遺舒元褒曰近日宮室修造太多廷老曰臣等職在諫官凡有所聞卽合論奏乞勿罪其言上改容勞之

其年十一月以右拾遺內供奉史館修撰薛廷老爲河中府臨晉令時鄭權因交通鄭注得嶺南節度權到鎮後盡以府庫所有輦送京師酬遺權幸廷老聞知上疏請按由是釁結中外人盡危之廷老性本強直未幾又

譏張權與程昔範不宜居諫官之列事皆不行遂自請假滿十旬爲宰相李逢吉所出
二年九月以新授濠州刺史陳帖爲太常少卿帖常好釋氏學佛經中尤好維摩自爲有得卽加注釋輒復上獻遂有宣令與好官乃追前命列在清賢羣議紛然諫官劉寬夫等七人同疏論曰帖來由徑求事因供奉僧進經上覽疏奏謂不直言宣與宰相等云陳帖所進經實不因僧諫官何處得此語卿等可卽勘問并推排頭首奏來左補闕劉寬夫上表自言昨論帖之時不記得

先後唯執筆草狀卽是微臣今旣論事不合臣甘當罪若今尋究根本自相推排恐或遽相誣執有損事體凡所論差誤臣盡甘當罪疏奏勅諫官六人各罰一季俸劉寬夫獨能當罪釋放然帖尋改少府監
大和元年十一月勅以右補闕高允中爲侍御史允中自爲諫官甚舉職業危言直論不避時忌實歷中常上疏云東頭勢重于南衙樞密權傾于宰相敬宗驚悟久之雖無明賞而直名昭然人情危懼恐有禍及終致非辜至是稍遷正人相賀

三年五月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今年四月左補闕李虞與御史中丞溫造街中相逢溫造怒李虞不迴避遂提李虞祇承人車從送臺中禁身一宿決脊杖十下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行除宰相外無迴避今溫造滅棄朝廷典故陵陛下近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伏以事雖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而生拾遺補闕官秩雖卑乃陛下侍臣也御史中丞官秩雖高乃陛下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御史中丞行李遵從不過

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唯以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儀若不因此時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聖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參諫列實爲陛下惜之勅憲綱之主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遇途但祇揖而過其參從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迴避勿言衝突自今已後應各有遵從官行李傳呼前後並不過三百步

會昌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諫官論事臣等商量望令

各陳所見不要連狀涉于糾雜如有大段意見及朝廷重事必須連狀者即令同商量進狀不得輒有代署勅旨依奏

咸通四年十一月以長安縣尉令狐滈爲左拾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上疏論滈父絢秉權之日廣納賂遺取李琢財物除安南致蠻寇侵擾不當居諫官之列時絢鎮淮南上表論訴乃貶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

符寶郎

本名符璽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改爲符寶郎神龍

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復改爲符璽郎開元元年十一月十日勅傳國八璽旣改爲寶其符璽郎宜改爲符寶郎矣舊制天子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

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元玉璽白玉爲螭首其文曰

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天寶五載六月十一日勅玉璽既
 改為寶其璽書為寶書至十載正月十五日復改為傳
 國寶後又改為承天寶
 典儀 皇朝置二人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末
 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焉

唐會要卷五十七

翰林院

王

溥

撰

開元初置已前掌內文書武德已後有溫大雅魏徵李
 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等時召入草制未
 有名目乾封已後始號北門學士劉懿之禕之兄弟周
 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為之則天朝以蘇味道韋承慶等
 為之後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獨任其事睿宗即位後以
 薛稷賈膺福崔湜為之其院置在右銀臺門內駕在興

慶宮院在金明門內駕在大內院在明福門內翰林院者本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學士院者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考視前代卽無舊名貞觀中祕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當時才彥皆以宏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內參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爲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故黃門侍郎顧悰復有麗正之稱開元初故中書令張說等又有集仙之比日用討論

親侍未有典司元宗以四喚大同萬樞委積詔勅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編掌列于宮中承遵邇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勅旨于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元充焉雖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詔書勅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制于是太常少卿張洎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自

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舊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勅自此翰林院始有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于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選取其便穩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于所命蓋不定數亦有以鴻儒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爲人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已來秩序未立延觀之際各趨本列暨貞元元年九月始別勅令明預

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例同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由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于德音赦宥者則不得由于斯矣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時祠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陸贄隨赴行在天下騷擾遠邇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贄贄操筆持紙成于須臾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旣成無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倉卒疊委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啟德宗云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

已以感動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之克平寇難不惟神武成功爪牙盡力蓋亦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貞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下之幸奉天山南時勅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當時見之卽知諸賊不足平也

其月上倉黃自苑北便門出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常爲帥涇原素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命坐奪兵權泚恆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恐羣兇立之必貽

國患上曰已無及矣及泚僭立中外稱其先覺

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準諸司官知制誥例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曰學士私臣元宗初待詔內廷止于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誥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

貞元八年徵衛次公左補闕尋兼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時順宗居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絪

等於金鑾殿時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眾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然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立成細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絀處內廷多所匡正

元和二年崔羣爲翰林學士爲憲宗嘉賞常宣旨云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方得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其下皆無由上言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

其年二月制以浙江西道水旱相承蠲放去年兩稅上供錢三十四萬餘貫凡白麻制誥皆在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于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時內詔不宣便令奉行

三年淄青節度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官中自可贖之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

五年十二月以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面諭吐突承瓘用兵無功合加明責先是承瓘于軍中立聖政碑絳又以爲非舊制不可許上初甚怒色變絳執奏不已辭旨懇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其色稍和卒大開悟故有是拜亟命軍中拽去所立碑曰微卿言不知此爲損我翌日又面賜紫衣金魚上親爲絳擇良笏勉之曰爾他時無易此心也

其年八月九日以前朔方巡鹽節度使王伾爲右衛將軍伾在鎮無智術又召至踰月而授以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謂之白麻伾始以貴奏罷中書草制以至李進賢皆用此例也

十三年二月上御麟德殿對召翰林學士張仲素段文昌沈傳師杜元穎以仲素等自討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以紫文昌等以緋

十五年閏正月翰林院奏學士及中書待詔共九人每日各給雜買錢一百文以戶部見錢充每月共米四石麪五石令司農供勅旨從之

翰林院加給自此始也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上疏曰伏見國朝故事駙

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開元中禁止尤切
訪聞近日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技可以
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似爲甚弊其
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
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卽于中書見宰相
不得更詣私第上然之初穆宗在東宮素聞李吉甫之
名及卽位旣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令德
裕草之常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深相款
密

四年三月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
南不敢謀反干木在魏諸侯不敢加兵夫王霸之理皆
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伏以裴
度勳高中夏聲聞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回鶻
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西夷北虜未測中
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算況幽鎮未靖尤資重臣管仲曰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
順人則治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
有一裴度尙不留驅策此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

頗李牧不能用也大都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僚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始終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者皆負四海責望退亦不失六曹尚書不肖者無因而懲賢者無因而勸臣與逢吉素無私嫌臣被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泣伏乞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初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爲鎮州節度使王廷湊所害穆宗深嘆宰輔之不才致使奸

兇久不率化因是處厚疏薦裴度

其年四月賜翰林學士高鉞錦綵七十匹以上在左軍夜宿直之故也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韋處厚於浴室中因諫游畋及晏起曰臣有大罪願碎首于陛下前上曰何事處厚對曰臣不以死諫先聖令先聖好畋及色以致不壽合當誅戮所以不死諫者爲陛下在春宮年已十五今陛下皇子始一歲臣是以不避死亡之誅上大悅深感其言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

其年十月翰林院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高重侍講學士中書舍人崔郾中書舍人高鉞於思政殿中謝崔郾奏陛下授臣職以侍講已八箇月未嘗召問經義臣內慙尸祿外愧羣僚上答曰朕機務稍閒當召卿等請益高鉞對曰意雖求治誠恐萬方或未之信若未加躬親何以示憂勤之至上深納其言各賜錦綵五十匹銀器二事

寶曆元年路隨爲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二年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欲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京兆尹劉栖楚薦前進士熊望文藝可充學士事未行而帝崩

太和元年四月翰林院奏準舊例學士每人每日於戶部請雜買錢一百文伏以數目至少雜買不充伏請每人每日於戶部更加一百文冀免欠闕勅旨依奏開成四年二月勅翰林學士宜準舊例遇節假每一人入直

大中六年十二月勅翰林學士自今以後官至郎中令

知制誥其餘並依本官月限及准外制例處分
十年党項屢擾河西上召翰林學士問邊計學士畢誠
卽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計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
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欣然從命卽
日授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諭
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境禦戎兵多積穀爲上策乃召
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詔書嘉之

十四年三月勅左拾遺劉鄴充翰林學士

中和二年僖宗幸蜀時黃巢犯京畿關東用兵書詔重

委翰林學士杜讓能草辭迅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上
嘉之遷戶部侍郎承旨及沙陀逼京師僖宗倉黃出幸
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
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絡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
至僖宗急幸寶雞縣近臣唯讓能獨從再幸梁洋棧道
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
阻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於所事卿無負矣讓能對
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
臨難苟免臣之恥也獲扞牧圉臣之幸也帝益嘉之

大順二年十月宣每進書詔書別錄小字本留內永爲
定式

乾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瑋璿勅書翰林稱加官合
是中書撰書意諮報中書

三年二月承旨榜子凡中書覆狀奏錢物如賜召徵促
但畧言色額其數目不在言內但云並從別勅處分中
書覆狀如云中書門下行勅其詔語不得與覆狀語同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承旨陸辰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故
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冥舊僚內署卽無此例展入

相之日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仍
定例將相各二百千使相五百千觀察使三百千度支
三百千鹽鐵二百千戶部一百千

天復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學士柳璨准宣於興政殿令
到院宣示待詔自今後寫勅書後面不得留空紙但圓
融書勅交日便當日示訖

尙書省諸司上

尙書省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爲尙書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

爲中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爲尙書省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爲都臺咸亨初復爲尙書省長安三年閏四月十五日又改爲中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爲尙書省

故事內外百司所受之事尙書省皆印其發日爲立程限京府諸司有符移關牒下諸州府必由都省以遣之故事除兵部吏部外共用都司印至聖曆二年二月九日初備文昌臺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主之歸則收於家建中三年左丞趙涓始令納於直廳其假日及不及

日卽都用當郎官本司印餘印亦都不開

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爲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勅貞觀二年十一月韋叔謙除刑部員外郎三年四月韋季武除主簿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並在尙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稍屈階資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者卽相迴避

龍朔三年六月十五日上謂左肅機崔餘慶曰中臺政本眾務所歸分列曹僚司存是屬事無大小咸藉用心

至如科料雜物須詳出處比來曹司曾不以留意致使科取不詳出處不料遠方百姓勞弊特甚當官若此豈無所愧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上元三年閏三月二十日制尚書省頒下諸州府縣並宜用黃紙

久視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勅都省諸司既有主事更不須著人帖直

神龍二年九月一日勅門下及都省宜日別錄制勅每三月一進

開元二年四月五日勅在京有訴冤者並於尚書省陳牒所由司爲理若稽延致有屈滯者委左右丞及御史臺訪察聞奏如未經尚書省不得輒入于三司越訴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尚書省諸司有勅後起請及勅付所司商量事並錄所請及商量狀送門下及中書省各連於元勅後所申仍于元勅年月前云起請及商量如後

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周有六卿分掌國柄各率其屬以宣王化今之尚書省卽六官之位也古稱會府實

曰政源庶務所歸比于喉舌猶天之有北斗也朕纂承不緒遭遇多難典章故事久未克舉其尚書宜申明令式一依故事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請勅到省有不利于事者省司詳定聞奏然後施行自今以後其郎官有關選擇多識前言備諳故事志業正直文史兼優者勿收虛名務取實用六行之內眾務畢舉事無巨細皆中職司酌于故實遵我時憲凡百在位悉朕意焉

大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勅西漢以三府分治東京以

三公總務至於領錄天下之綱練覈萬事之要邦國善否出納之由莫不處正於會府也令僕以綜詳朝政丞郎以彌綸國典法天地而分四敘配星辰而統五行元元本本於是乎在九卿之職亦中臺之輔大小之政多所關決自王室多難內外經費徵求調發皆迫於國計切于軍期率以權便裁之新書從事且救當時之急殊非致治之道今外虞旣平罔不率俾將明畫一之法大布維新之令甄陶化源去末歸本其度支使及諸道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宜停國之安危不獨注于將相政之

治亂固亦在于庶官尚書侍郎左右丞參領要重朕所親倚固當朝夕進見以之匡益也又省寺之務多有所分簡而無事曠而不接令大舉綱目重頒憲章並宜詳校所掌明徵典故

十四年六月勅天下諸使及州府須有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省委僕射以下商量聞奏不得輒自奏請建中三年正月尚書左丞庾準奏省內諸司文案準式並合都省發付諸司判訖都省句檢稽失近日以來舊章多廢若不由此發句無以總其條流其有引勅及例

不由都省發句者伏望自今以後不在行用之限庶絕舛繆式正彝倫從之

貞元二年正月宰相崔造奏請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崔造判戶部工部至三月三日勅尚書郎除休暇宜每日視事自至德以來諸司或以事簡或以餐錢不充有間日視事者尚書省皆以間日先是宰相張延賞欲事歸省司恐致稽擁准故事令每日視事無何延賞薨復間日矣

八年勅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名于授官書詔先是郎官缺左右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詔書不具所舉官名及趙憬陸贄爲相建議郎官不宜專於左右丞宜令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各舉本司其授官詔書仍具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觀舉主能否乃從之

十一年十月罷吏部司封司勳寫急書告身官九十一員自天寶以來征伐多事每年以軍功官授官十萬數皆有司寫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寫官告官六十員給

糧經五年後酬以官無何吏部司封司勳兵部各置十員大厯已後諸道多自寫官告急書官無事但爲諸曹役使故宰臣請罷之

元和二年正月尚書左丞鄭元璠請取河中羨餘三千貫充助都省廚本錢從之

三年五月尚書右僕射判度支裴均奏請取荆南雜錢一萬貫修尚書省從之

州府羨餘而用之於尚書省以爲功遂從其請其失亦甚

十三年勅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非連判及句檢之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授之限況故事不必明文具存

其有官署同職異司雖父子兄弟亦無所嫌起今已後宜准天寶二年七月勅處分時刑部員外楊嗣復以父於陵新除戶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請出省宰臣等舉令式奏請故有是命焉

太和元年六月勅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所下制勅難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以來制勅參詳刪定乞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

會昌五年六月勅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下公卿詳議博求理道以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向道比事深

關禮法羣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書省下禮官參議如是刑獄亦先合法官詳議然後申刑部參覆如郎官御史有能駁難或據經史故事議論精當卽擢授遷改以獎之如言涉浮華都無經據不在申聞

六年八月太僕卿渾侃乘馬過都堂門勅旨渾侃久在班行合知典故致此論列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

大中四年兵部侍郎令狐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奏曰故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集於少府監先是白敏中崔龜從曾爲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

乃改集於太常禮院今請依舊集少府監從之

尚書省分行次第

武德令吏禮兵民刑工等部貞觀令吏禮民兵刑工等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六官准周禮分卽今之次第乃是也

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爲前行刑戶爲中行工禮爲後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爲頭司餘爲子司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戶部尚書爲度支尚書侍郎亦准此遂以度支爲頭司戶部爲子司至龍朔二年二月

四日復舊次第也

尚書令

武德初因隋舊制尚書令置官一員龍朔二年二月七日廢尚書令官員貞觀元年六月一日除秦王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除雍王十一月三日除郭子儀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除太尉加尚父寶曆元年五月三日李輔國除司空加尚父國朝尚父惟此二人故附於尚書令之下也

德宗旣封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收復東都至廣德元

年遂拜爲尚書令自太宗爲此官爾後廢省至是代宗以德宗有大勳特拜焉至建中二年十一月除郭子儀尋亦懇讓而罷

左右僕射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爲左右僕射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文昌左右相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改爲左右僕射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復改爲左右僕射

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既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一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

貞觀二年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左右僕射房元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

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三年三月十日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須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畧才堪撫眾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修通悟性理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宏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尙書細務屬于左右丞惟枉屈大

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上元二年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每遇伸訴冤滯者仁軌輒美言許之至德卽先據理難詰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露已之斷決由是時譽歸于仁軌常于仁軌更日受詞訟有老嫗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嫗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所以來訴公乃是不解事僕射卻付牒來也至德笑而還之議者尤稱長者或有問至德不露已斷決之事者至德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柄哉

元和三年四月裴均于尚書省都堂上僕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書郎爲之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御史以次謁見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爲右丞相元宗令其選日上因制儀注極其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禮時人或徵其所從來答曰聖歷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亦嘗用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爲故事非舊典也

六年十月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臣謹案唐禮諸冊拜官與百僚相見無受拜之文又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爲供奉官不合異禮今僕射初上之日或答拜階上合拜庭中因循踏駁之制每致沸騰之議伏請下尚書太常禮院詳議永爲定制使得遵行于是太常卿崔邠召禮官等參議禮官議曰按開元禮有冊拜官上儀初上者咸與卑官答拜今左右僕射皆冊拜官也合准此禮爲定伏尋今之所行儀注其非典禮之文又無格勅爲據斯乃越禮隨時之法有司尋合

唐會要 卷五十七
三
釐正豈待議而後革也伏以開元禮者其源太宗創之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開元禮後聖于是乎取則其不在禮者則有不可以傳今僕射初上受百僚拜是舍高宗元宗之祖述而背開元之正文是有司失其傳而又云禮得無咎哉今既奉明詔詳定宜守禮文以正之議者或云致敬之禮或有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如之何致敬則先拜所以下文云丞相令助教拜博士即今丞及助教必先拜之是也非不答拜何者禮記云大夫士相見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

拜主人是謂致敬又曰非國君無不答拜者鄭元注曰禮尚往來又曰君子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鄭元注曰不敢臣人之臣今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不亦重乎又按漢制八座及丞郎初拜官並集都堂交禮僕射八座也又無不答之文伏以左右僕射舊左右丞相也次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倫也且約三公上儀及開元禮而爲儀注庶幾等威之序允歸至當之論太常卿崔邠博士衛中行馮宿等並同所見于是修改舊儀送都省集眾官詳議七年二月尚書左丞段平仲奏曰

謹按開元禮應受冊官初上儀並合與卑官答拜又准令文僕射班品在三公之次三公上儀而嘗與卑僚答拜僕射上獨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國典素無明文因循乖越切在釐革太常所定儀制依據三公上儀其間或有增損事體深爲折衷酌爲永制可以施行應同所見各得連署太常禮院儀注及兵部尚書王詔等三十三人參議所見如前制可

十五年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諫議大夫兼史館修撰王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僚然與羣官比肩事主禮曰非其臣則答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卽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七月已經奏議酌爲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拜受之禮物論未安請依

元和七年勅爲定時李程爲左僕射宰執難于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

太和三年四月中書舍人李啟奏伏奉勅旨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審同詳議僕射與御史中丞以下街衢相遇儀式奏聞者謹按儀制令諸文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准令應致敬而非相統屬者則不拜致敬之式在途則斂馬側立又按舊儀僕射上日除兩省供奉官外尙書省御史臺及諸司四品以下皆拜于階下蓋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爲統

屬故用隔品拜禮非爲無據臣續准元和七年二月七日勅雖停拜禮每至上日臺官就僕射廳事列班送上與尙書省官不異則途遇致敬在不疑臣等又按令文屬官于街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禮絕者下馬無迴避之文雜令所言轉避貴重賤者祇謂迂直之間各申遜讓非令藏匿惟車駕出入警蹕行人事關嚴上不屬臣下但卑僚自後多就他途百姓無知亦皆相效道途迴避因此成例就中臺官以職在彈糾人情畏奉他官相遇苟務推崇始自私敬漸爲公禮相循旣久將謂合然籠

唐會要 卷五十一
街專道止絕行旅奔避不及卽以爲罪徵異說于前古
訪近例于走卒國章明具不復檢尋遂于師長亦欲均
禮臣等自奉勅詳定累牒禮部及太常禮院御史臺檢
詳武德以來禮令制勅各得牒報並無臺官於僕射合
與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詳議伏請自今以後御史中丞
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立侍僕射過僕射謝
官日大夫中丞與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
立班旣以後至爲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
射就立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僕射朝退出宣政

門朝堂所由贊引至幕次及興化門待與參從相得而
退御史大夫與僕射旣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輕重得
宜典章不紊勅旨僕射實百僚師長國初爲宰相正官
品秩至崇儀制特異近或勳臣居任遂使故事不行卑
列上凌舊章下替昨令參議頗爲得中宜付所司永爲
定制

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伏准僕射上儀故事
自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羅拜階下准元和七年雜
定儀注全無受拜之禮當時蓋以僕射非其人所以殺

禮臣等以爲祇合係官之輕重不合爲人而升降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答郎官以下拜則似太輕臣等商量令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臺六品以下并郎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勅處分勅旨宜依

其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上請受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並望准元和七年以前儀注便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會昌二年正月宰臣陳夷行崔瑛等請改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臣等伏尋禮令並無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近年禮變多傳舊例省司四品官自左右丞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羅拜階下以爲隔品致敬按諸禮致敬是先拜後拜之儀非受拜之謂又准禮皇太子初見上臺羣官卽行致敬之禮羣官先拜後答拜蓋以尊無二上禮須避嫌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班比肩事主豈宜務修僭越獨示優崇況事有應變從權禮有沿革損益受拜旣無根據隨俗則亂憲章臣等嘗見故吏部尙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抗禮其時竇易直爲御史中丞奏非鄭餘慶所議及易直爲

僕射貪榮近利忘棄前志羣情鄙之在列有拂衣而請告者臣等過蒙寵異擢任師長不願失禮取誚於時臣等又按禮記云大夫士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又曰君子士不答拜今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傳爲故事何所取法伏准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宜也臣等上日伏請依三公上儀垂爲定制如蒙聽允望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大中三年正月三日勅節文三公僕射不常除官每至

上時須有聚會宜令度支戶部准開貢例句當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錢不得令府司差派百姓

其盧獻李景諶並宜三品依舊任如意元年八月十六日復爲四品至今不改

貞觀元年左僕射蕭瑀免官右僕射封德彝卒太宗謂尚書左丞戴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必受其弊今無令僕係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二年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

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上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也上曰忠良豈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嘉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其年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各叛者病人以利己故

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公私富給其年侍御史張元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隲盜用官倉推逐並實上令決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合死上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罰恐犯者更多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多將法外畏罪且後有重者又何以加之其年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爲知音今其所教聲曲多不諧音韻此猶未至精妙人亦以許崇爲良醫

全不識藥性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爲教女樂差舛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上怒曰卿是朕腹心應須進忠直何乃附下罔上爲孝孫分疏彥博等拜謝徵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乃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眾庶有以窺陛下者上意乃解

三年正月放裴寂還鄉表乞住京師久不肯去上令問稽留所由韋挺奏留一十九日長安縣令王文楷又不

准勅發遣令決杖三十尚書右丞魏徵諫曰裴寂所爲事合萬死但以陛下念其舊功不致於法惟解其官止削半封今流人尚得裝束假況寂放還鄉宅古人有言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文楷識陛下恩寬見寂大臣不卽蹙迫論其此情未合得罪上曰放寂拜埽豈非禮耶乃釋而不問焉

十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上書曰臣聞尚書萬幾實爲政本伏尋此選授受誠難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於輶輪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

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擁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于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勵下比者網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尚書不得斷決故事稽延案牘雖理屈詞窮仍更放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天工人代焉可妄授至于懿戚元勳宜優禮秩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欲救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

得人自然綱維克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
二十年宇文節爲尚書左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
江夏王道宗以私事見託節奏之太宗大悅勞之曰朕
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以卿在省耳

龍朔二年有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至于勾
曹右肅機楊昉未詳案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而復疑
滯劾而逼昉謂曰未食食畢詳之訴者曰公云未食
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
殺隋主子訴蔭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使慰

儀鳳四年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爲官擇人
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
矣微臣盡命之日矣仁約遂振舉綱目略無留事羣曹
肅然

元和八年六月裴佖爲左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
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佖拜命堅執以爲
不可遂令撤之巽恃恩而強時重佖之有守

十三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
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

尚書右丞崔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奸譎入朝二子必非血忱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節度使田宏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衛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往至鎮州于鞠場宣勅三軍大集乃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無不感動承宗泣下禮貌甚恭遂按德棣戶口符節而還

十五年三月呂元膺爲左丞時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少卿王遂互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爲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曲直又江西觀察使

裴堪奏處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驗卽謫去縱堪之詞足信而亦不可爲天下法又封還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

會昌二年十月左丞孫簡奏伏以班位等差本繫品秩近者官兼臺省立位稍遷已是從權頗乖儀制況據勅例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和元年所奉勅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檢校官在本品同類官之上自後諸行侍郎兼大夫並在左右丞之上者仍前例左侍郎兼

大夫者至少唯京兆尹則往往帶此官當時講論非不
至當其京兆尹是從三品至今班位祇在本司同類官
從三品卿監之上在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之下其左丞
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
夫祇合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
正四品丞郎之上與京兆尹在正三品卿監之下無異
又據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
侍郎在右丞之下蓋以右丞官居省轄職在糾繩吏部
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其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高

又居網轄之地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得驟居其上今
據散官自將仕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上下名級
各異則正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又取其於理切
近者用以此方今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州府錄事參軍
皆操紀律糾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聯略同
設使諸曹緣因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便
在司錄及錄事參軍之上施於州郡尚且爲非宜況在
朝倫實爲倒置且左丞官業至重得彈劾八座主省內
官業及宗廟祠祭之事御史糾劾不當得彈奏之豈可

不究是非輕爲建置今臺司所奏但言成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雖有往例便合改正今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勅戶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若今因循往例不議改正遣戶部侍郎兼大夫在左右丞之上有紊典章實恐重違元勅謹具貞元以後勅旨如前伏乞重賜參詳庶得盡理勅旨御史臺與都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爲定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

三年三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崔于等言文武常參官兼

御史大夫中丞班位奉勅緣御史臺都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爲定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崇其班位以峻風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重特爲寵異須勅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況今使下監察御史裏行朝謝時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參彼足可辨明況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勅御史大夫進爲正三品中丞進爲正四品郎官望等尤爲重任合崇憲職式協朝章請准前例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

丞者列于尚書左右丞之上勅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務廣詢謀理宜從眾依崔子等狀便爲定制

左右司郎中

隋朝但稱左右司郎本朝加中字武德元年八月省貞觀二年正月十三日復置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左右丞務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復爲左右司郎中開元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勅郎中皆從省正門出入若泥雨聽隨便門

永泰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自今已後郎中與中州刺史員外郎與下州刺史

建中元年三月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爭者輒擊登聞鼓右司郎中裴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因競纖微若然者安用吏乎上然之悉命歸于有司

貞元五年正月左司郎中嚴浚奏按公式令應受事據文案大小道路遠近皆有程期如或稽違日短少差加罪今請程式常務計違一月以上要務違十五日以上

不報按典請決二十判官請奪見給一季料錢便牒戶部收管符牒再下猶不報常務通計違五十日以上要務通計違二十五日已上按典請決四十判官奪料外仍牒考功與下考如符牒至三度固違不報常務通計違八十日以上要務通計違四十日已上按典請決六十判官請吏部用闕長官及勾官既三度不存勾當五品以上請牒上中書門下殿罰六品以下亦請牒吏部用闕其急要文牒請付當道進奏院付送本使委觀察使判官一人發遣送州取領具月日先報常務請依常

式以前御史臺奏伏奉去年二月三日勅宜付御史臺商量作條件聞奏者除京兆府州縣及城內百官並以符到京兆府日爲程如往來累路停滯日月懸遠者請兼勘責緣路所由准令式處分從之

左右司員外郎

永昌元年十月五日置各一人以侍御史顧宗爲左司員外郎洛州司戶參軍元懷貞爲右司員外郎神龍元年三月初八日廢二年十二月復置

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勅部以下官令所司補授其員

唐會要 卷五十八
外郎御史并供奉官宜進名勅授
五年四月九日勅尚書省天下政本仍令有司各言職
事吏部員外郎褚璆等十人案牘稽滯璆稽四道戶部
員外郎呂太一四道刑部員外郎崔廷玉二道兵部員
外郎李廷言刑部員外郎張悟倉部員外郎何鸞祠部
郎中孔立言刑部郎中楊孚虞部郎中田再思各一道
虞部員外郎崔賞三道且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
皆是妙選須稱職司焉可尸祿悠悠曾無斷決昨者試
令詢問遂有如此稽逋動卽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

程限素標令式自今後各宜懲革再若有犯別當處分
吏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龍朔二年改爲司列太常伯咸亨
元年復爲吏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爲天官尚書神龍二
年復爲吏部尚書天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改爲文部
尚書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復爲吏部尚書掌銓六
品七品選侍郎掌銓八品九品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爲
吏部尚書始相通與侍郎分知因爲故事者也

蘇氏駁曰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民部侍郎盧承慶兼

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由此言之即尚書兼知五品選事明矣

故事選受之制每歲集於孟冬去王城五百里之內以上旬千里之內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尚書侍郎分為三銓尚書為尚書銓侍郎二人分為東銓西銓也故事注擬必先正其官階團甲送門下

大曆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勅流外出身人今後勿授刺

史縣令錄事參軍諸軍諸使亦不得奏請仍委所由檢勘雖恩制所授並不得與上同會缺不成赴集如須要甄錄者牒中書門下吏部改與別官
元和六年吏部尚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侍郎楊於陵執奏以為不便乃詔考官韋顥等二人只考及第科目人其餘吏部侍郎自定
七年十一月有醫士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勅至南省吏部尚書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僥倖之路且無關可供言或過

理由是稍忤時宰改太子少傅且無關河封言等
大中六年十一月吏部奏條流諸司流外入流令史等
請減下四百五十四員勅旨應屬流外銓人所減員額
並宜依

吏部侍郎

武德初因隋舊制至七年二月省貞觀二年正月十日
復置龍朔二年改爲司列少常伯咸亨元年改爲吏部
侍郎光宅元年改爲天官侍郎神龍二年復爲吏部侍
郎天寶十一載三月二十七日改爲文部侍郎至德二

載十二月十五日復爲吏部侍郎本一員總章二年四
月一日加一員以裴行儉爲之本員爲中銓新加員爲
東銓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加一員以李景謨爲
之通前三員聖歷二年五月八日減一員乾元二年八
月二日侍郎崔器以中銓闕承前多貶降遂奏改爲西
銓仍轉廳居之其侍郎事迹具在選部

吏部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爲選部郎三年加中字至五年六
月一日又改爲吏部郎中七年廢侍郎加郎中秩正四

品上掌流內選事貞觀二年復置侍郎乃降依本秩亦罷掌選事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已後並隨省改復載初元年加一員以李元素為之通前三員聖歷二年八月卻減一員矣

元和八年六月罰吏部郎中張惟素一月俸料懲慢官也吏部素以郎中主印時房啟除桂管觀察使其本道邸使潛賂印史得印啟官誥飛遞送之及上命中使賜啟官誥畏使者邀重賂乃戲曰先五日得之矣中人給請視之因懷歸以進既而令都省覆訊罰郎中而杖令

史

吏部員外郎

官名改復與郎中同

判廢置一員判南曹一員南曹起於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未置已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說奏各挾闕替南曹郎王鎔已後遂不轉廳貞元十一年閏八月一日侍郎杜黃裳奏當司郎官判南曹廢置請准舊例轉廳勅旨依奏初武太后延載元年加一員以周質為之聖歷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勅兵吏各專定兩人判南曹以

陳希烈席豫為之尋卻一人判貞元元年九月十六日
又以兩人判南曹以庫部員外郎崔銳比部員外郎劉
執經權判事畢日停至十二年閏八月二日又卻以一
員判也

長慶元年正月左武衛大將軍張克勤奏近准赦文許
五品官一子官恩今臣子幼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
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執奏曰一子官恩在念功
貴于廷賞若無已子許及宗男張克勤自有息男妾以
外甥奏請苟涉賣官實為亂法所請望宜不許仍永為

定例從之

司封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為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封
大夫咸亨元年改為主爵郎中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
為司封郎中神龍元年九月五日改為主爵郎中開元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復故

司封員外郎

改復與
郎中同

開元十五年閏九月十一日勅王公以下子孫應承襲
者先申無子輒首正不在承襲之限

寶曆元年八月膳部員外郎王敦史上言中外官僚准制封贈多請迴授祖父母臣謹詳古禮及國朝故事追贈出於鴻恩非由臣下之求不繫子孫之便開元新詔惟許宰相迴贈於祖蓋以宰相位高封贈崇極故許迴授近日常僚率援此例夫推讓於祖在父則然改奪於朝為子何忍伏望宣付宰相重依典法詳議從之

元和十三年十月司封奏文武官五品以上請准式敘母妻邑號乖濫稍多或國敘軍功妄參勳籍或偶逢慶澤冒引詔條今請應在城諸軍衛官未至將軍使在外

未至都知兵馬使押衙都虞候縱有散官與勅旨文相當者並不許敘封其流外官諸司諸吏職務并伎術官等跡涉襍類並請不在封限從之

司勳郎中

隋為司勳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司勳大夫咸亨二年復改為司勳郎中

司勳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員外郎本一員長安二年閏四月十二日文昌丞李嶠奏加一員以楊祇令為之永徽五年十二月四日夜司

勳大火甲歷並燼矣

天寶四載六月十三日勅准制及格式敘勳今復宜令司勳員外郎二人除曹務之外每有勳甲團進後專知磨勘所須主事令史任簡擇差定如有疎略委本官奏錄

考功郎中

隋爲考功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爲考功郎中舊郎中知貢舉其外官考貞觀以後每年定諸司長官一人判校京官卽考功郎中

自判至貞元二年九月二十日停考使其考課付所司准式授定遂令員外校外官考

貞元六年正月以司勳員外郎判考功趙宗儒復行貶考之令自至德以來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常參官及諸州刺史未嘗分其善惡悉以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貶稍明人知戒懼上善之遷宗儒考功郎中

其年六月三日考功奏准天寶七載六月勅內外官初考無赴上日未考不具得替日便注破不在校限其月又奏請使下兼憲官及檢校郎官并諸色官充職掌者

並仰本使每年具在使功課兼具考第申省
 七年八月考功奏前時諸司官皆校功過定其考第自
 至德後一切悉申中上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
 之自諫議大夫給事中郎官有書中中考者尚書左丞
 相趙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誕坐贓廢請降其考校考
 使吏部尚書劉滋以憬能知其過奏中上考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外官應申考解先
 無限約請自今以後限十一月十五日到省畢如違本
 牒使罰本判官決本典二十日

考功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考功員外郎貞觀已後知貢舉至開元二十四年三月
 十二日以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李權所訟乃移貢舉於
 禮部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禮部侍郎韋陟奏准舊
 例掌舉官親族皆於本司差郎中一人考試有及第者
 尚書覆定然後附奏臣本司今闕尚書縱差郎官是臣
 麾下事在嫌疑所望釐革伏望天恩許臣移送吏部差
 考功員外郎試揀侍郎覆定任所在聞奏即望浮議止

息勅旨依

長慶元年五月貶考功員外郎李渤為處州刺史渤既請書宰相等下考時人以宰輔曠官不上疏陳列而越職釣奇非盡事君之道至是杜元穎等奏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遂出之

戶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為民部尚書貞觀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改為戶部尚書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為度支尚書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戶部

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地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戶部尚書

武德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民部尚書裴矩奏突厥殘暴之處戶請給絹一疋太宗謂曰朕於天下惟誠與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但戶有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公思之未至也治書侍御史孫伏伽進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議救恤百姓則欲苟釣虛名用心若此豈當朝寄請鞠其罪太宗從之其後計口為率貧民賴焉

開元六年五月四日勅諸州每年應輸庸調資課租及諸色錢物等令尚書省本司豫印紙送部每年通爲一處每州作一簿預皆量留空紙有色數並於腳下具書綱典姓名郎官印置如替代其簿遞相分付

二十四年勅以每年租稅雜支輕重不類令戶部修長行旨條五卷諸州刺史縣令替日並合令遞相交付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畫頒行附驛遞送其支配處分並依旨文爲定

元和五年二月戶部尚書李仁素准元和四年五月勅釐革諸道州府應徵留使留州錢物色目并帶使州合送省錢便充留州給用等據諸道申報除與勅文相當外或稱土宜不同須重類會起置者諸州府先配供軍錢迴充送省帶使州府先配送省錢便留供軍則供軍見錢盡在帶使州府事頗偏併宜令於管內州據都徵錢數逐貫均配其先不徵見錢州郡不在分配限如坊郭戶配見錢須多鄉村戶配見錢須少卽但都配定見錢一州數任刺史於數內看百姓穩便處置其勅文不加減者卽准州所申爲定額如于勅額見錢外輒擅配

一錢及納物不依送省中估刺史縣令錄事參軍節級科貶焉

戶部侍郎

改復名號與尚書同

舊制本一員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武攸寧為之

蘇氏駁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至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改戶部侍郎帶專判度支自後遂為故事至今不改若別官來判度支即云知度支事或云專

判度支

貞元四年二月上以度支自有兩稅及鹽鐵榷酒錢物以充經費遂令收除陌錢及闕官料并外官闕官職田及減員官諸料令戶部侍郎竇參專掌以給京文武官員料錢及百司紙筆等用至今行之

元和六年四月戶部奏請置巡官二人從之其年七月戶部請減使及判案郎官每月雜給錢從之八月戶部侍郎李絳奏請諸州府闕官職田祿米及見任官抽一分職田所在收貯以備水旱從之

十二年十二月戶部奏准西夷虺蜴攸居歷年貢賦不入有司羞之今則化被齊民便爲善地其申光蔡等州令所貢鸚鵡綾生石斛等並同日到其諸道貢物舊例至今月十五日已進納訖臣今便欲取申光蔡貢物以元日陳於樂懸之南示中外禮畢請准式送納從之
十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錢物皆繫國用至於給納事合分明比來因循都不剖析歲終會計無以準繩蓋緣根本未有綱條所以名數易爲盈縮伏請起自今以後每年終各令具本司每年正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所入錢數及所用數分爲兩狀入來年二月內聞奏併牒中書門下其錢如用不盡須具言用外餘若干見在如用盡及侵用來年錢并收闕並須一一具言其鹽鐵使所收議列具一年都收數并已支用及送到左藏庫欠錢數其所欠亦具監院額緣某事欠未送到戶部出納亦約此爲例條制既定亦絕隱欺如可施行望爲常典從之

寶曆二年正月戶部侍郎崔元略奏准賦役今內外六品以下官及京司諸色職掌人合免課役請自今以後

應諸司見任官及准式合蠲免職掌人等並先於本司陳牒責保待本司牒到然後與給符其前資官卽請於都省陳狀准前勘責事若不實准詐僞律論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割股奉親比來州府免課役不由所司今後請應有此色勅下後亦須先牒當司如不承戶部文符其課役不在免限從之

開成元年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錢十萬貫戶部侍郎歸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

燼進于京國如徇私恩臣恐天下倣倣以羨餘爲名刻剝生民其所進錢請還湖南代貧戶租稅
三年四月勅戶部侍郎兩員自今已後先授上者宜令便判錢穀如帶平章事及判鹽鐵度支兼中丞翰林學士卽不在此限仍爲永例

五年三月戶部侍郎崔蠡奏天下州府應合管係戶部諸色斛斗自今已後刺史觀察使除授到任交割後並須分析聞奏勅旨宜依

大中二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奏下州應管

當司諸色錢物斛斗等前件錢物斛斗散在天下州府緣當司無巡院學察多被官吏專擅破除歲久之後卽推在所腹內徒煩勘詰終無可徵今後諸州府錢物斛斗文案委司錄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史通判每至交替各具申奏並無懸欠至考滿日遞相交割請准常平義倉斛斗例與減選仍每月量支紙筆錢若盜使官錢及將借貸與人並請准元勅以贓論如徵收欠折及違限省條並請量加懲殿如缺司錄卽請令選諸強幹官員專知不得令假攝官權判從之

咸通四年六月河南江淮等道分巡院判襄江西道分巡院並宜勅停

事充度支使八年三月停
建中元年五月十七日度支奏諸色錢物及鹽井利等
伏緣財賦新有釐革支計闕供在臣職司夙夜憂負今
後望指揮諸州若不承度支文牒輒有借使及擅租賃
迴換本州府錄事參軍本縣令專知官並請同入已枉
法贓科罪庶物無乾隱事有條流其應合徵收諸色錢
物所由官有違程限致闕軍須請停給祿料勅旨依奏
其年八月宰相楊炎論奏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
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

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矣先朝權
制內臣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國之本豐儉盈虛雖
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
德惟民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然
後可以議政上然之詔今後財賦皆歸在藏庫一用舊
式每歲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全數聞奏
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
聞奏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甚失誤及第五
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

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積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迨二十年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閒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片言復之中外稱美焉

貞元初度支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置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二年十二月度支奏請於京城及畿縣行榷酒法每斗榷一百五十文其酒戶並蠲免雜役從之

永貞元年八月度支使奏當司別貯庫往年裴延齡領使務始奏置之只將正庫物減充別貯唯是虛言更無實益又創置官典守等不免加彼料糧伏請併入正庫庶事且費省從之

元和十四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鏽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稅榷酒鹽利支放米價等正段加估定數從之給事中崔植抗論以爲用兵歲久百姓凋弊往者

雖估逾其實不可復追疏奏不從
長慶二年三月以鴻臚卿判度支張平叔爲戶部侍郎
依前判度支時幽鎮行營諸軍以出境仰給度支者十
五萬餘人魏博滄景之師皆壓賊境而壘亦籍兵數徵
計司所給自河北置供軍院其布帛衣賜往往不至供
軍院遠爲諸軍強見驅奪懸師前鬪者反無支給其饋
餉主吏由此得罪者前後相次平叔知國用空乏遂以
邪計得司邦賦至是又寵之地卿然竟無術以救其闕
驟塵顯級人皆罪之未幾又上言度支所管權鹽舊法

爲弊年深臣令官中自糶鹽法可以富國強兵勸農積
貨疏其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之中書舍人
韋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制不周經畫未盡以爲利
者反害以爲簡者至煩乃卽其條目隨以設難事多不
載末云臣竊以古人云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改更之事自古所難臣於平叔無訾所陳者非挾情所
議者歸利害唯聖主獨斷歸於至公然強人之所不能
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臣嘗爲開州刺史
當時被鹽監吏人橫擾官政亦欲鹽歸州縣總領其權

常試研求事有不可蓋以設法施行須徇風俗或東州便卽西州害或南州易卽北州難且據山南一道明之興元巡管不用見錢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隨時市鹽者或一斤麻或一兩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雞瑣細叢雜皆因所便今逼之布帛則俗且不堪其弊官中貨之以易絹則劣而無功伏惟聖慮裁擇時平叔輕巧恃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駁奏上賢之稱善令示平叔詞屈其法遂罷

會昌六年十一月刑部尙書判度支崔元式奏諸道所

出次弱綾絹紗等宜令禁斷其舊織並不得行使仍令所在官中收納如更織造買賣同罪

咸通八年十月戶部判度支崔彥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今年已前兩稅權酒諸色屬省錢准舊例逐年商人投狀便換自南蠻用兵以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院錢猶有商人便換齎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府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充乞下諸道州府場監院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託稱占留從之

別官判度支

開元二十二年九月蕭炅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二十三年八月李元祐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天寶七載楊釗除給事中兼御史中丞權判度支貞元八年三月戶部尚書班宏加專判度支其年七月司農少卿裴延齡加權判度支十二年三月改爲戶部尚書判度支九月蘇弁除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貞元已前他官來判者甚眾自後多以尚書侍郎主之別官兼者希矣故事度支按郎中判人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

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開元以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或尚書侍郎專判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使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句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建中初欲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終亦不行

戶部郎中

隋爲民部郎中貞觀改戶部郎中自後改復名號與侍郎同

天寶八載郎中張傳濟廢帳房爲戶部員外郎廳次北爲戶部郎中廳皆至宏麗又於省街東奏取都水監地

以諸州籍帳錢造考堂制度又過於省中移都水監於省西北割右武衛園地置之乾元以後毀拆並盡今爲戶部園

戶部員外郎

改復並與郎中同

開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勅蠲符每年令當州取緊厚紙背上皆書某州某年及紙次第長官旬當同署印記京兆河南六百張上州四百張中州三百張下州二百張安南道廣桂容等五府准下州數管內州蠲同此紙不別書題州名並赴朝集使送戶部本判官掌納依次

用之

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每鄉置望鄉天下諸州上縣不得過二十人中縣不得過十五人下縣不得過十人其長安萬年每縣以五十人爲限太原上黨晉陽三縣各以三十人爲限並取耆年宿望諳識事宜灼然有景行者充

天寶十二載七月十三日勅諸郡父老宜改爲耆壽會昌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南省六曹皆有職分若各守官業卽不因循比來戶部度支兩司尙書侍郎

多奏請諸行郎官判錢穀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手閑居至於廳事皆爲他官所處臣等商量請自今已後其度支戶部錢穀文案望悉令本司郎官分判不在更請諸行郎官限仍委尚書侍郎同諸司例便自於司內選擇差判不必更一一聞奏其戶部行郎官仍望委中書門下皆選擇與公務相當除授如本行員數欠少亦任於諸行稍閑司中選其才職資序相當者奏請轉授所冀蒞事有常分官無曠庶或可久以革從權勅旨依奏

度支郎中

隋爲度支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復爲度支郎中

度支員外郎

改復興
郎中同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雜支春絲稅草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據州府及諸司計紙當五十餘萬張仍差百司抄寫事甚勞煩條目旣多計檢難遍緣無定額支稅不常亦因此涉情兼長奸僞臣今與採訪使朝集使商量有不穩便於人非當土所出者隨事沿革務使允

便即望人知定準政必有常編成五卷以爲常行旨符
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書頒行每州不過一兩紙
仍附驛送勅旨依

貞元十二年九月以倉庫郎中判度支案蘇弁授度支
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有副知之號自
弁始也

元和三年十月度支使鄭元奏當司判案郎官先有六
員今請用四員爲定從之

四年十一月加度支判案郎官一員

長慶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員外郎判度支案白行
簡前以當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韋詞近差使京西句
當和糴遂請白行簡判案今韋詞卻回其白行簡合歸
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員伏請更置
郎官一員判案留白行簡充勅旨依奏

金部郎中

隋爲金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珍大
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三月七日改爲司金郎
中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復舊

唐書

卷五十九

九

金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倉部郎中

隋為倉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庾大

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三月七日改為司儲郎

中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復舊

倉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天寶三載七月二十三日金倉令史不許轉選及充使

典前以當同除兼領官既併中書歸政事

建中二年正月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中書門下

簡兩司郎官准格式條理

鑄錢使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

天寶二載九月楊慎矜除御史中丞充鑄錢使四載十

一月度支郎中楊釗充諸道鑄錢使上元元年五月劉

晏除戶部侍郎充句當鑄錢使其年五月二十五日殿

中監李輔國加京畿鑄錢使寶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劉晏又除戶部侍郎充句當鑄錢使廣德二年正月第

五琦除戶部侍郎充諸道鑄錢使其年六月三日禮部

唐書

卷五十九

十

唐會要 卷五十九
尚書除兼御史大夫李峴充江南西道句當鑄錢使永泰元年正月十三日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鑄錢使大歷四年三月劉晏除吏部尚書充東都河東淮南山南東道鑄錢使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停

延資庫使

會昌五年九月勅置備邊庫收納度支戶部鹽鐵三司錢物至大中三年十月勅改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至四年八月勅以宰相判右僕射平章事白敏中崔鉉

相繼判其錢三司率送初年戶部每年二十萬貫正度支鹽鐵每年三十萬貫正次年以軍用足三分減其一諸道進奉助軍錢物則收納焉

咸通五年七月延資庫使夏侯孜奏鹽鐵戶部先積欠當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資錢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正內戶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二百八十五貫正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納收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貫正當使緣戶部積欠數多先具申奏請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納戶部所收八

唐會要 卷五十九
十文除陌錢內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勅命雖行
所送稽緩今得戶部牒稱所收管除陌錢除錢絹外更
有諸雜貨物延資庫徵收不便請起今年合納延資庫
錢物一時便足其已前積欠候物力稍充積漸填塞其
所割十五文錢卽當使仍舊收管又緣累歲已來嶺南
用兵多支戶部錢物當使不欲堅論舊欠請依戶部商
量合納今年一年額色錢絹須足明年卽依舊制三月
九月兩限送納畢其已前積欠仍令戶部自立填納期
限者勅旨依之

八年九月延資庫使曹確奏戶部每年合送當使三月
九月兩限絹二十一萬四千一百疋錢五萬貫自大中
八年已後至咸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
貫疋前使杜悰申奏起請咸通二年正月已後於諸道
州府場鹽院合送戶部八十文除陌錢內割十五文當
使收管以填積欠續據戶部牒稱州府除陌錢有折色
零碎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絹逐年兩限須
足其餘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
申奏且請依戶部論請期限其咸通五年錢絹戶部已

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錢絹依前不全送又積欠三十
六萬五千五百七十貫文者伏以所置延資庫初以備
邊爲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若財貨不充則名額虛
設當置之時所令三司逐分減送當使收管元勅只有
錢數但令本司減割送庫不定色目以此因循漸隳舊
制年月既久積欠轉多既無計以徵收乃指色以取濟
稍稱備邊名號得遵元勅指揮乃割戶部除陌八十文
內十五文收管及戶部請逐年送庫須且稟從今既積
欠又多終慮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請諸道州府場監院
合送戶部錢絹內分配令勒留不合送延資庫數目令
本處別爲綱運與戶部綱同送上都直納延資庫則戶
部免有逋懸不至累年積欠從之

出納使

開元二十六年九月侍御史楊慎矜充太府出納使天
寶二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張瑄充太府出納使四載八
月殿中侍御史楊釗充司農出納錢物使六載三月楊
慎矜改戶部侍郎充兩京含嘉倉出納使其載楊釗替
充兩京含嘉倉出納使乾元元年度支郎中第五琦充

兩京司農太府出納使

禮部尙書

龍朔二年改爲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春官尙書神龍元年復爲禮部尙書

太和七年八月勅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奏請其宏文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試經畢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

禮部侍郎

改復與尙書同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

人所訟乃下詔曰每歲舉人頃年以來惟考功郎所職位輕務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銓選委積但六官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以後每年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旣眾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貞元十五年十月高郢爲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遊以取聲名唯務讌集罕肄其業郢性專介尤疾其風旣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義專考程試凡三歲掌貢士進幽獨抑聲華浮濫之風

一變元和九年二月韋貫之為禮部侍郎選士皆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息焉

禮部郎中

隋號儀曹郎武德初因隋舊號不改三年十月改為禮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三年復為禮部郎中光宅元年改為春官郎中神龍元年復為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郎

改復興
郎中同

貞元十二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

請補兩館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不可奪遷本曹郎中元和二年少府監金忠義以機巧進請陰其子為兩館生禮部員外郎韋貫之上疏論奏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不宜污辱朝廷竟罷去之

太廟齋郎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勅齋郎簡試並於禮部集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勅諸陵廟並宜隸宗正寺其齋郎遂司封補奏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一日陵廟依舊

隸太常寺齋郎遂屬禮部至大厯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勅陵廟宜令宗正寺檢校其齋郎又司封收補聞奏至
貞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尚書蕭昕奏太廟齋郎
准式禮部補大厯三年後被司封官稱管陵廟便補奏
齋郎亦無格勅文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每事並歸
有司其前件齋郎合於禮部補奏勅旨依付所司准格
式處分至今禮部員外郎補

貞元十二年十月朝廷欲以太學生令於郊廟攝事將
去齋郎以從省便太常博士裴堪因奏議曰嚴奉宗廟
時享月祭帝王展孝之重典也故致齋清宮設齋郎執
事使夫習肄虔恪肅恭神人內盡其敬也太學置生徒
服勤儒業宏闡教化發明德義用嚴師以訓之懸美祿
以待之限其課第考其否臧外獎其學也夫如是齋郎
官員焉可廢也太學生徒焉可亂也若慮不素潔則無
以觀其敬矣志不宿著則無以成其業矣故提其名而
目之表其從事也績其勤而祿之使其服志也罷齋郎
則失重祭之義用學生則撓敬業之道將何以見促數
之節肅敬之容強立之成待問之奧知必不能至矣況

國家有典崇儒有制豈以齋郎瀆易是病而思去之學生冗惰無取而思役之誠宜名分有殊課第自別使俎豆有楚弓冶知訓供職有賞勤之利敦學得樂羣之至禮舉舊典人知向方庶乎簡牘無能代之煩監寺絕往來之弊矣將敦要本在別司存俾不相參庶合事體從之

元和六年十一月禮部奏准今年九月吏部所奏勅應補太廟齋郎用蔭官並五品已上子六品常參官子補者今詳節文所用五品六品蔭者唯許子並不該孫又

節文其應補太廟齋郎郊社齋郎孫用祖蔭子用父蔭卽孫之與子並許收補恐前後文字有所差錯今格限已及須守勅文其孫用祖五品已上蔭者恐須准舊例收補勅旨宜令准格收補

寶曆元年九月禮部奏准今年四月制當司合釐革條流兩館生齋郎資蔭年限等據舊勅應補兩館生所用蔭第皆門地清華勳賢胄裔近者時有源流或異支屬全疏罔冒門資變易昭穆今請如有此色自本司磨勘得實坐其家長所用蔭告身用本司印印郎官押署更

唐會要 卷五十九
不在行用之限保官具事由申上中書門下請諸司官
典檢報不實並請准法科處分其太廟郊社齋郎亦並
准此處分若用廕曾經流貶未復本資或便身亡不曾
申雪卽用舊廕切恐非宜請便駁放其太廟齋郎亦准
此處分伏緣兩館生員闕不多請補者眾今請一家不
得用兩蔭許隔二年收補每用廕補人請明置簿歷具
注所補人年名日月用本司印郎官押署至補人數足
後給其告身不在用限太廟齋郎准開元六年九月勅
取五品已上子孫六品清資常參官子補充郊社齋郎

用祖廕官階並須五品以上用父廕須六品以上常參
官及兩府司錄判司詹事府丞大理司直并有五品階
者所補齋郎皆用五保其保請以六品已上清資官充
其一家不得周年保兩人仍不得頻年用蔭並請准兩
館生例處分勅旨依奏

祠部郎中

隋爲祠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禋大
夫咸亨元年復爲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改復與
郎中同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道士隸祠部不須屬司賓開元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勅祠部天下寺觀田宜准法據僧尼道士合給數外一切管收給貧下欠田丁其寺觀常住田聽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過十頃五十人已上不得過七頃五十人以上不得過五頃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道士女道士割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膳部郎中

隋為膳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膳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主客郎中

隋為司蕃郎皇朝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蕃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景龍二年九月三日勅應差冊立諸國使並須選擇漢官不得差蕃官去

祠祭使

天寶六載十一月度支郎中楊釗充祠祭使至德二載五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王璵兼知祠祭使

兵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爲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爲兵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爲夏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爲兵部尚書天寶十一載二月二十八日改爲武部尚書至德二載二月五日復爲兵部尚書

舊制凡武舉每歲孟冬亦與計偕有二科一曰平試射長

出第一院 二曰武舉 試長 塏騎射馬槍步射材貌言

並三衛報仗乘君品子半考已滿者並放選勳官六品以下者并應宿衛人及品子五考已上者並授散官餘並帖仗然後授散官也

開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勅兵部兩銓令史各與一第
一人簿帳共與一人並准吏部銓史第一人官資注擬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吏部選人請武選者宜取強
壯身材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堪統領者其兵部選
人請文選者宜取材堪治民工於書判並無負犯十二
月內定品奏聞一送以後並不在卻關之限

唐會要 卷五十九
廣明元年正月勅入仕之門兵部最濫全無根本頗壞紀綱近者武官多轉入文官依資除授宜懲僭倖以辨品流今後武官不得輒入文官選改內司不在此限

兵部侍郎

改復與尚書同

總章二年四月二日加一員以李處繹爲之長壽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又加一員以侯知一爲之通前三員長安四年十二月三日減一員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勅天下諸州宜教武藝每年准明經進士貢舉例送

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勅所設武舉以求材實仕進之漸期爲根本取舍之間尤宜審慎比來所試但委郎官品位既卑焉稱其事自今以後應武舉人等宜令侍郎專知

天寶元年十月十三日勅自今以後應試選舉人長垛宜以十隻箭爲限並入第一院與兩單上八隻入第一院兩隻入第二院與一單上次上十隻不出第三院與單上十隻不出第四院與次上餘依常式

三載閏二月八日勅習武入官已經精簡隨番更試事

頗爲煩其武官自今已後因番試及過中書門下宜停
建中元年四月十七日勅兵部關送吏部武官自今已
後宜停

貞元十四年九月勅鄉貢武舉并應百隻箭及三十隻
箭人等今年宜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
兵部武舉每年常數百人挾持弓矢出入皇城間恐非
所宜上聞而矍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
人時議惡敦虛辭輒亂舊章以圖稱旨自是訖于貞元
更不復置

元和三年五月兵部奏伏准貞元十四年九月勅鄉貢
舉人權停者伏以取士之方文武並用舉選之制國朝
舊章參調者旣積資勞入仕者必先貢舉自經停廢今
已十年別趨倖門漸絕根本典彝具在可舉而行其鄉
貢舉恐須准式卻置勅旨依奏

六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得兵部侍郎許孟容等狀當司
准六月二日減省官員及釐革三衛等應管京官及外
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員京官七百六員武官員數不
多俸錢比文官較少又在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左右

神策及諸軍諸使挾勅驅使員闕至少難議停省並請仍舊外官二十六萬二十三員所管諸府自折衝以下總無料錢例多闕乏空有府額其鎮戍官等或有任者不過數員縱使停減並無損益伏請存舊例六番三衛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縱使分番當上配役處多移牒勘會須得詳請續商量聞奏勅旨依奏

其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及是盜賊竊發人情愈惑兵部侍郎許孟容詣中

書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耳奸臣尚爲寢謀今主上英聖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寧謂國有人乎然轉禍爲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丞爲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奸源後數日度果爲相而下詔行誅時謂孟容議論有大臣風采

太和五年三月兵部奏准四年五月起請節文伏以三衛出入禁署子弟期於恭恪近日頑弊皆非正身諸司公言納資訪聞亦不雇召士庶假蔭混雜縉紳倖隙一開奸濫紛入其資三衛並請停廢勅旨宜依其他釐革

三衛事條至多故不具載

大中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兩省奏應赴兵部武選門官
驅使官等今年新格令守選二年得驅使官盧華等狀
稱各在省驅使實緣長官辛苦事力不濟所以假此武
官若廢舊格貧寒不逮即須漸請停解公事交見廢闕
勅旨兩省御史臺人吏前舊例不選數許赴集宜令依
舊例放選

兵部郎中

隋為兵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大

夫咸亨元年復為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本兩員大足元年更加一員以趙履温為之

職方郎中

隋為職方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城大
夫咸亨元年復為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二年一送職方
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

在五年之限後復故

駕部郎中

隋為駕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中改司輿大夫咸

亨元年復為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庫部郎中

隋為庫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庫大

夫咸亨元年復為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八年十月四日勅衙內甲仗經行從者三年一換不經行從者四年一換非理欠損者勒陪

刑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刑部尚書

光宅元年改為秋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刑部尚書天

寶十一載改為憲部尚書至德二載復為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改復與尚書同

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魏尚德為之長安四年十二月四日減一員

元和十年以御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時度宣慰淮
 西迴所言軍機多合上旨故以兼官寵之自徵兵討淮
 西凡十餘鎮之兵皆環於申蔡未立戰功裴度使還且
 令與諸朝賢詳議乃入奏曰臣觀諸將唯李光顏見義
 能勇必能立功果首敗賊於時曲上尤賞之
 寶曆元年四月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栖楚為刑部侍
 郎丞郎宣授自栖楚始也

刑部郎中

隋為憲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加中字龍朔二

年改為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貞元十二年五月信州刺史姚驥舉奏員外司馬盧南
 史贓犯鞫按南史准例配得直典一人每月請紙筆錢
 一千文南史以官閒冗無職事故典令歸納其紙筆直
 前後五年計贓六十萬貫又云南史私買鉛燒黃丹是
 日令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寺評事
 陳正儀充三司同往覆按之將行並召對於延英上謂
 曰卿等必須詳審推按無令漏罪銜冤三人將退澥獨

留奏曰臣仔細詳覽姚驥奏狀只如所按南史取直典
紙筆計贓六十餘萬貫文雖公法有違既非巨蠹或可
務恕上曰此事亦應甚有但未知燒鉛事如何解曰燒
鉛爲黃丹格令不禁姚驥所奏准天寶十載勅鉛銅錫
並不許私家買賣貿易蓋防私鑄錢本文亦不言不許
燒黃丹然南史違勅買鉛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登寶
位及天寶大歷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緣此
小事差三司使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
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其非

法朝廷唯令大理評事往接近大歷中鄂岳觀察使吳
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贓三
千萬貫時監察御史苗丕就推今姚驥所奏事旣無多
臣若堪任此行卽請獨往恐不要令三司盡行上曰卿
言是也可召楚相等兩人來及入並賜坐上謂曰朕憐
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裴濟所奏深叶事宜亦不用三人
總去著一人往按問卽得卿可宣付宰臣

太和五年四月勅鹽鐵判官守尚書刑部郎中李石宜
守本官自今已後刑部郎中諸司諸使更不得奏請充

職

都官郎中

隋為都官郎置二人皇朝因之置一人武德二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為都官郎中

都官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比部郎中

隋為比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為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四月比部狀稱天下諸州及軍府赴句帳等格每日諸色句徵令所由長官錄事參軍本判官據案狀子細句會其一年句獲數及句當名品申比部一千里已下正月到二千里已下二月到餘盡三月到盡省司檢勘續下州知都至六月內結數關度支便入其年支用旨下之後限當年十二月三日內納足者諸軍支使亦准此又准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勅諸州府請委當道觀察判官一人每年專按覆訖准限比部者自去年以來諸州多有不到今請其不到州府委黜陟使

同觀察使計會句當發遣申省庶皆齊一法得必行勅旨依奏

貞元八年閏十二月十七日尚書右丞盧邁奏伏詳比部所句諸州不更句諸縣唯京兆府河南府既句府並句縣伏以縣司文案既已申府府縣並句事恐重煩其京兆府河南府請同諸州不句縣案勅旨依

十一年正月制令比部復舊勅句京兆留府稅租

長慶元年六月比部奏准制諸道年終句帳宜依承前勅例如聞近日刺史留州數內妄有減削非理破使者

委觀察使風聞按舉必重加科貶以誠削減者其諸州府仍請各委錄事參軍每年據留州定額錢物數破使去處及支使外餘剩見在錢物各具色目分明造帳依格限申比部准常限每限五月三十日都結奏旨下之後更送戶部若違限及隱漏不申錄事參軍及本判官並牒吏部使闕勅旨宜從

太和四年九月比部奏准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州府兩稅占留支用有定額其殘欠羨餘錢物並合明立條件散下諸州府者伏以德澤宏深優裕郡

唐會要 卷五十九
國申明舊勅曉示新規使其政有準繩法無差繆實天下幸甚又諸州應有城郭及公廨屋宇器械舟車什物等合建立修理須創制添換又當州或屬將校所由有巡檢非違追捕盜賊須行賞勸合給程糧者又當州或百姓貧窮納稅不逮須矜放要添貨額者又當州遇年穀豐熟要收糴貯備以防災歉者勅旨宜依

司門郎中

隋爲司門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爲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二年閏二月十日勅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仍令本司牒所進衙門并差一官送進諸司使奏事亦准此除有告謀反大逆者任自封進

工部尙書

隋爲起部尙書武德元年因而不改三月改爲工部尙書龍朔二年改爲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爲工部尙書光宅元年改爲冬官尙書神龍元年復爲工部尙書大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勅京城內諸坊市宅舍輒不

得毀拆有犯聞奏

十四年六月一日勅諸坊市邸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
臨市人家勒百日內毀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嚴郢
奏坊市邸店舊樓請不毀

工部侍郎 改復與尚書同

工部郎中

隋為起部郎武德三年改工部郎中龍朔二年改司平
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屯田郎中

隋為屯田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屯田大
夫咸亨元年復為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長春宮使

開元八年六月同州刺史姜師度兼營田長春宮使二
十年三月左衛郎將皇甫惟明攝侍御史充長春宮使
天寶六載三月御史中丞王鉷兼長春宮使上元元年
六月四日殿中監李輔國充長春宮使寶應元年殿中

監樂子昂充長春宮使至大歷九年宋誨除同州刺史
 充長春宮使自後遂令同州刺史充長春宮使也
 開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勅同蒲絳河東西并沙苑內
 無問新舊注田蒲萑並宜收入長春宮仍令長春宮使
 檢校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勅新豐朝邑屯田令長春宮
 使檢校

朝邑屯田開元八年十月七日
 日同州刺史姜師度開置

虞部郎中

隋為虞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虞大夫

咸亨元年復為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大歷十四年八月虞部奏准式山澤之利公私共之者
 比來除長春宮所收占恡甚多望令關內州府審勘頃
 畝先均給貧下百姓據厚薄節給輕稅五分之一徵納
 訖市輕貨送上都如所由輒有隱漏及收管不盡並請
 准條科罪勅旨依奏

水部郎中

隋為水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川大夫

咸亨元年復為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改丹水為懷水

天寶五載正月七日詔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於里諺事若仍舊何成于禹別宜所司各據圖籍改定訖聞奏

十一載五月潼關口河灘上有樹五株雖水暴長亦不漂沒時人謂之女媧墓是月因大風遂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十八日虢州刺史王奇光奏所部閩鄉縣界

女媧墓天寶十一載失所在今月一日夜河上側近忽聞雷聲曉見其墓湧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

貞元元年十二月九日勅立春日前內外兩井納冰總二千五百段每段長一尺厚一尺五寸宜令府縣句當澄瀘淨潔供進

開成五年七月河南尹奏皇城内伊洛等四水伏以伊洛四水載在典墳今人所呼其名甚著其第三水字御名同東周之人所以請更其名者臣遂勒所府官司錄

以下參議其事今得司錄參軍韋瓊等狀謹按尚書周公將營洛邑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孔安國傳云初卜黎水上不吉迨卜此二水之間吉伏請改第三水字為吉水者臣竊以周居洛宅卜年惟永今改此水雅叶祥符謹具如前勅旨宜依

尚書

周禮春官大司馬辨九畿之廣以辨九服之屬以辨九牧之制以辨九賦之等以辨九貢之法以辨九職之別以辨九比之法以辨九刑之禁以辨九德之類以辨九儀之節以辨九法之制以辨九章之法以辨九刑之禁以辨九德之類以辨九儀之節以辨九法之制以辨九章之法

